

百家争鸣

诗词文化解读

沙先贵 著



A841.4/8

2006

唐诗

诗词文化解读

沙先贵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毛泽东诗词文化解读/沙先贵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3

ISBN 978 - 7 - 216 - 04501 - 2

I. 毛…

II. 沙…

III. 毛主席诗词研究

IV. A84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2841 号

毛泽东诗词文化解读

沙先贵 著

出版: 湖北人民出版社
发行: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荆州市翔羚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开本: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张:11.375

字数:306 千字

插页:2

版次:2006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2007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 - 7 - 216 - 04501 - 2

定价:24.00 元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诗卷长留天地间

(代序)

毛泽东是中国二十世纪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人们习惯地称上世纪中叶为“毛泽东时代”，因为毛泽东与他的战友们在那个时期一起共同缔造、建设了一个新中国。当毛泽东还健在的时候，人们就已经开始研究他的诗词。他逝世以后，作为一种文化和社会现象反映的“毛泽东热”蔚为兴盛。人们学习毛泽东诗词，研究毛泽东诗词，不仅把他作为一位集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等多种身份于一身的伟人来看待，而且把他作为一位思想敏锐、情感真切、气质不凡、风格特异的诗人来看待。尽管毛泽东创作的诗词数量不多，但就其思想性、艺术性而言，堪称当代诗家之绝唱。人们或以注释赏析，或以吟诵演唱，或以书法碑刻，或以对外翻译等多种形式，从不同的角度宣传、介绍毛泽东诗词，目的在于从深层次研究毛泽东诗词的丰富文化内涵，反思文化历史，倡导文化理想，弘扬文化创新精神，审视那个特定时期我们民族的理性、情感、思维、行为和价值取向。

一、毛泽东诗词的文化传播

毛泽东一生究竟写了多少首诗词，尚不得而知。1961年，英国伦敦阿贝拉德·舒曼公司出版R. 佩恩《一个革命家的肖像——毛泽东》一书中指出：毛泽东在延安时曾将其诗词的70首汇集付

印，题名《风沙诗词》，但印数很少，只送给亲密的朋友。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毛泽东诗词选》，收入诗词50首，分正、副编排列。1991年，香港昆仑制作公司出版刘济昆编辑的《毛泽东诗词全集》，收入56首诗词。1994年，南京出版社出版季世昌编著《毛泽东诗词鉴赏大全》，收入第一辑39首、第二辑11首、第三辑40首。1996年，为纪念毛泽东逝世二十周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毛泽东诗词集》，收入诗词67首，其中正编42首、副编25首。1997年，北京出版社出版陈国民译注《毛泽东诗词百首译注》，收入正编42首、副编25首、附编33首。笔者花了多年时间，披阅大量史料，系统研究了毛泽东创作90首诗词（诗54首，词36首）时，从上至《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以及明清诗词文化对其诗词文化的深刻影响，尤其是唐诗宋词对毛泽东诗词潜移默化的作用，解读了毛泽东诗词文化的丰富历史背景和广博的文化内涵。

从1937年10月，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编著的《红星照耀中国》，首次向世人披露了毛泽东的《七律·长征》诗，到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毛泽东诗词集》公开发表67首诗词止，各种书刊正式或非正式地发表了近百首毛泽东诗词。时间最早的是写于1906年秋的《五古·井》，最迟的是1973年8月写的《七古·读〈封建论〉，呈郭老》，时间跨度长达半个多世纪。

毛泽东诗词文化，充分表现了诗人的理想、个性、襟怀和文才。他敢爱——“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敢恨——“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敢想——“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敢做——“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以诗言志，以诗写意，以诗传情，在诗的世界里酝酿着一个政治家的文化理想。

毛泽东一生的诗词创作，大致出现过三个高潮，而且都是在他政治生涯、革命生涯最为艰难的时期。

第一个高潮是大革命失败后的井冈山斗争时期。即从1927年

春大革命失败前夕到1931年夏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写于此时的诗词有11首。他要让人们相信充满光明的前景，犹如“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第二个高潮是从1933年夏红军困难时期到1936年走完艰苦卓绝的长征岁月。写于此时的诗词有12首。在那变幻莫测、凶险异常的万里长征途中，即使是诗人的头脑里也难以荡漾起诗意。然而毛泽东没有停笔，他是在马背上“哼”出了不少代表作。

第三个高潮是从1954年夏到1963年社会主义建设困难时期。写于此时的诗词有28首，仅1961年就有7首。这个时期毛泽东诗词创作的基本主题，是关于国际国内的政治思潮、社会理想、革命道路、世界前途等重大问题。

毛泽东十分爱好诗词，虽不常作，但偶一下笔多有佳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这是他早年所写一首诗中的两句，抒发了青年毛泽东的雄才大志和广阔胸怀，曾被同学广为传诵。

毛泽东诗词文化渊源于中国古代博大精深的诗词文化，他不仅评点、圈阅、书写过曹操、陶渊明、谢灵运、李白、杜甫、刘禹锡、李贺、李商隐、罗隐、柳永、苏轼、辛弃疾、陆游、萨都刺等众多名家的诗词，在诗词创作中还大量引用、化用过许多名家篇什，可以明显看出唐宋诗词对他的创作影响至深，风格亦属苏轼、辛弃疾豪放一派。毛泽东曾说他读前人诗词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其诗词创作也体现了这种文化偏爱。他的诗词大都写得豪迈精警，富有大家风范，而风格委婉缜密诸作，也极富当行本色。

毛泽东在评论诗词风格时，经常赞扬董必武、陈毅和叶剑英的诗作。认为董老的诗醇厚谨严，陈毅的诗豪放弃腾，叶剑英的诗酣醇劲爽，形象亲切，律对精严，都值得学习。

二、毛泽东诗词的文化背景

毛泽东对中国传统诗词文化的偏爱，促使他广泛阅读了大量的诗词篇章。范围从先秦谣谚，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爱国诗人屈原的《离骚》和《楚辞》，汉代的乐府诗，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历代的诗词曲赋，鲁迅先生的诗作，以及他的战友朱德、董必武、陈毅、叶剑英等500余人的2000多首诗词。

1945年9月，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诗人徐迟向他请教有关诗歌的问题，毛泽东应邀题写“诗言志”相赠。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为《诗刊》杂志创刊题词，写的还是这三个字。应当说，这是毛泽东最基本的诗词文化观。

据统计，在毛泽东的藏书之中，他亲自圈划批注过的有1180首诗、378首词、12首曲、20篇赋，总计为1590首。其中唐诗约600首，明诗近200首，汉、魏、南北朝诗150多首。他阅读圈划作品较多的诗人有屈原、曹操、李白、杜甫、刘禹锡、白居易、李贺、杜牧、温庭筠、李商隐、罗隐、陆游、辛弃疾、杨慎等人，仅鲁迅诗就有44首。这些仅限于毛泽东在解放之后逐渐积累起来的藏书中所圈划过的诗词。至于他读过而又没有留下印记的诗词，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前，包括在井冈山、中央苏区和延安时期，毛泽东读过的古诗词和近代以及外国的诗歌究竟有多少，人们已不得而知。应当说，这许许多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句，启发了毛泽东的勃勃诗兴，锤炼了毛泽东诗词的才思韵味，更凝结了中国诗词文化的一脉传承。

毛泽东非常偏爱唐代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歌，阅读圈划了大量“三李”的作品。他赞扬李白的诗“文采奇异，气势磅礴，有脱俗之气。”其长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牺牲后，他忍受内心巨大痛苦，写信劝慰儿媳刘松林要多读李白诗歌，可以开阔胸襟。他仔细阅读《新唐书·李贺传》，叹惜李贺英年早逝，致信陈毅说“李贺诗值得一读”，亲笔圈划的李贺诗有80多首。他十分欣赏李

商隐的政治诗、咏史诗和无题诗，而且能够背诵许多名篇佳句。毛泽东诗词境界阔大，风格洒脱，借用或点化不少佳篇名句，受到了“三李”诗歌文化的较大影响。

1955年，毛泽东对来访的法国前总理富尔说：“我的确曾经写诗，那时我过着戎马生活，骑在马背上有了时间，就可以思索，推敲诗的押韵。马背上的生活，真有意思。有时我回想那些日子，还觉得留恋。”

1961年4月24日，毛泽东在杭州视察工作期间，请秘书田家英将他1929年前后写的6首词填上词牌，并查出“共工怒触不周山”的典故。当时，他已答应《人民文学》编辑部发表这6首词。1958年和1963年，田家英协助毛泽东编辑出版了《毛主席诗词十九首》和《毛主席诗词》两个诗词选本。

1962年，《人民文学》杂志5月号发表毛泽东《清平乐·蒋桂战争》、《采桑子·重阳》、《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6首词。毛泽东写下按语：“这六首词，是一九二九——一九三一年在马背上哼成的，通通忘记了。《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同志搜集起来寄给了我，要求发表。略加修改，因以付之。”

1958年12月，毛泽东在广州看到1958年9月文物出版社刊印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读本时说：“我的几首诗发表以后，注家蜂起，全是好心。一部分说对了，一部分说得不对，我有说明的责任。”并分别对《沁园春·长沙》、《菩萨蛮·黄鹤楼》、《清平乐·会昌》、《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沁园春·雪》、《七律·和柳亚子先生》、《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水调歌头·游泳》等10首作了补注。1961年6月19日，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毛泽东写诗“要孕育得很成熟才写出来，写得较少，而气魄雄伟、诗意盎然。”从1963年3月到1971年冬，毛泽东对其全部诗稿反复看过多次，逐字逐句推敲，有些诗句曾作过多次修改，可见他对诗词创作的认真态度和严谨作风。

此后，他在与友人的谈话和书信中，多次提到对一些诗句的理解。诗人创作之意，注者阐释之意，读者理解之意，相悟相同，大属难能可贵。古人所谓“诗无达诂”的信条，确实道出了注家的苦衷。从前有“千家注杜（甫）诗”的盛事，今天又出现了百家或千家论毛（泽东）诗的壮举。解读毛泽东诗词文化，是对中国革命数十年艰苦卓绝斗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是对中国数千年优秀诗词文化的鉴赏与研究，是对毛泽东在诗词文化史上的地位及其后来影响的定位与展望。

三、毛泽东诗词的文化情趣

作为一位革命领袖，毛泽东的情感严肃深邃，壮志豪情之中隐含着几许潇洒；作为一位诗人，他的情感丰富执著，儿女柔情之中流溢出无限衷意。情出于心，心发乎情。无论对尊长、妻儿、学友、战友、同志、朋友，他都情真意切，显现出诗人所独有的深情。

尊长之情 1919年10月，毛泽东的母亲文氏病故，他从长沙赶回韶山祭奠，含泪写下《四言诗·祭母文》和两副灵联，感怀慈母养育恩情。事隔三十二年后，他回到阔别已久的韶山，久久凝望故居中父母遗像，饱含真情。祭扫父母墓时，深深鞠躬，静默良久，并对陪同的罗瑞卿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也，还得承认。”言语中充满着人间亲情。

夫妻之情 毛泽东与杨开慧自由恋爱结婚，共同从事革命活动。当他又要离开妻儿远赴广州时，惜别依依，感情之汨汨喷涌。“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儿女情，昂扬志，浑然一体，蕴含无限，令人回肠荡气，留下一份诚挚的情誓。毛泽东在江西苏区惊闻噩耗，悲痛欲绝，以为“开慧之死，百身难赎。”全国解放后，他先后派岸英、岸青兄弟回湘扫墓，告慰爱妻。事隔二十七年以后，当他再次追忆已“直上重霄九”的

爱妻时，不言伤痛，只表怀念，不言哀婉，只表崇敬，堪称发天地之豪情。直到1960年，他还对开慧的兄嫂说：“我认为开慧的牺牲是壮烈的，因为当时岸英还在她身边。”并因此引以为“骄”。

父子之情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毛泽东爱子情深，教诲弥谆，送子学习，送子劳动，送子参军，寄予无限期望。长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牺牲后，他忍受着老年丧子的巨大悲痛，苦情盈胸，写信劝慰儿媳刘松林，要她多读浪漫豪放的李白诗歌，藉以排遣愁绪，开阔胸怀，个中伤情不言而喻。

学友之情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同窗好友易昌陶因病早逝。他痛亡友，伤知音，写下一首200字的五言古诗和挽联。“子期竟早亡，牙琴从此绝。琴绝最伤情，朱华春不荣。”吟诗感怀，发自肺腑。周世钊也是毛泽东的同学，两人一直书信往还，诗词酬唱，几十年情谊笃深。1955年，毛泽东与老同学重登岳麓山，“尊前谈笑人依旧，域外鸡虫事可哀。莫叹韶华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台。”在欢快的气氛中，他们回忆旧游，谈笑风声，情意亲密，令人难忘。

战友之情 彭德怀和罗荣桓两位元帅，从井冈山时期就追随毛泽东闹革命，在戎马倥偬的岁月里，他们一起出生入死，共同战斗，既是同志，又是老乡，既是战友，又是将帅。“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眼中流露热情，胸中充满豪情，诗中洋溢激情。既有同志式的信赖，又有统帅对部将的厚爱，纵情赞颂彭大将军勇猛威武、横扫千军的英雄形象。罗荣桓病逝后，他极为悲痛，投笔问天：“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痛失栋梁，语气哀婉，感情纯真，催人泪下。

文友之情 毛泽东与当代文坛名流柳亚子、郭沫若、丁玲、黄炎培等人交谊颇深。1926年，他在广州与柳亚子第一次相识，“二十三年三握手。”建国初他以老朋友的身份同柳亚子叙旧恳谈，劝戒他“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从国家建设大业出发，不囿于个人得失。有友情，有劝慰，更有真诚的挽留，促使

柳亚子投身治国安邦事业。青年女作家丁玲从国统区出狱后辗转来到陕北，积极参加红军上前线。毛泽东动之以情，赞之以诗。“纤笔一枝谁似，三千毛瑟精兵。”“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鼓励她为抗战作贡献，为革命立新功。

毛泽东“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情溢于海。”对于亲人、故友、同志，他深情厚谊。对于无数英雄烈士流血牺牲所开辟的新世界，他更是诗情无限。

四、毛泽东诗词的文化审美

古人云：“人禀七情，应物斯感。”即是说随着物我关系的不断调整，人们的感情宣泄当然也就不同。春、夏、秋、冬季节变化，阴阳相互倚伏，诗人的审美情趣也表现得形形色色。

春天将至，生机勃勃。在这种环境下，当诗人看见傲然怒放的红梅时，情志非常兴奋，“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以拟人的手法，赞誉梅花不畏严寒、傲霜斗雪的坚强品格，使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而当融融春意把鲜花奉献给世界的时候，诗人的感受也发生变化。“春风杨柳万千条”、“红雨随心翻作浪。”绿色、红色映衬出一幅希望的画卷，它预示着革命必将取得胜利。我们透过诗句，可以感受到诗人豪放、开朗、乐观、豁达的精神风貌。

夏日景象，郁郁葱葱。诗人寄情山水，心中怡然自乐，快慰欣喜。注目山河，只见“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亦诗亦画，饶有趣味。寄望天地，惟有“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亦虚亦实，景象秀美。由于情景相兼，清丽韵致，读来琅琅上口，表达了诗人对祖国秀美山河的无限诗意。

深秋时节，凉风爽爽。“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在这样的时间和空间的氛围下与亲人别离，心中不免升起一缕淡淡的愁绪，所谓“凄清如许。”当处在另外一种环境中时，毛泽东的情趣却另有韵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秋天所独有的色

彩，恬然于心，溢于言表。古人的感秋、伤秋、悲秋之情，都被这盎然美景所化解。“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正是在这种层层递进的秋日感念中，我们体验到了毛泽东旷达超俗的情怀。

冬天来临，万物萧条。只见“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大雪覆盖川原，侵袭花树，虽然“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毛泽东登高揽胜，俯视北国，一幅秀美的江山雪霁图映入眼帘，“望长城内外，惟馀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堪称千古以下颂江山、赞关河之绝唱。

在春秋递换的时空中，我们看到了一位钟情万物的诗人，看到了一位独领风骚的诗人，看到了一位可亲可敬的诗人——毛泽东。

情趣 作为一位饱经风霜的革命伟人，毛泽东的感情十分丰富，思想十分活跃，纵万千胸臆于笔端，诉几多情怀于诗词。有“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的忧怨之情，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爱憎之情，有“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的豪放之情，有“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的郁郁之情，有“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的旷达之情，有“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的亲爱之情，有“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忧愤之情，有“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的乐观之情，有“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潇洒之情。

俚趣 这种源于《诗经》的传统的、质朴的意境美，在毛泽东诗词中也得到发扬光大。“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本意出自《诗·王风·中谷有蓷》“其泣矣，何嗟及矣。”“惊回首，离天三尺三”与民谣有关，所谓“上有骷髅山，下有八面山，离天三尺三。人过要低头，马过要下鞍。”把高山之巅形象地夸张成“离天三尺三。”本来很通俗，一经点化，却又增加了令人难忘的表现力。“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是化用三国时民谣“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毛泽东稍加改动后，则表现了不辞旅途辛劳的轻松愉快心情，显得妥贴自然，毫无刻意引句入诗的痕迹。

谐趣 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指出：“谐趣是一种最原始的普遍的美感活动，到了谐趣发动时，这一层隔阂便涣然冰释，大家在谑浪笑傲中忘形于我，揭开文明人的面具。”在毛泽东诗词中，我们也领略到了这种嘲讽或戏谑式的谐趣。“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仿佛是天神驱遣，气概非凡，以口语入词，则不失庄重。“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寥寥数笔，就勾画出了机会主义者的丑态。《念奴娇·鸟儿问答》则借用《庄子·逍遥游》的寓言故事，以鲲鹏、蓬间雀的对话，意在嘲讽而语颇滑稽，足以博人一粲。庄与谐达到高度统一，大与小构成鲜明对比，虽富有戏剧性，但主题极为严肃，信手拈来，诙谐幽默而不失郑重，给人以深刻的哲理启示和轻松的审美享受。

理趣 毛泽东创作的不少诗词，诗味隽永，给人以哲理的启示。“人生易老天难老”，没有丝毫慨叹人生短暂的意味，他通过富有哲理的词句告诉人们，新陈代谢是大自然不可抗拒的法则，革命者应当正确对待生命的价值。“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这种天翻地覆的变化，是正常的社会代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谁也阻挡不了。“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地处峰巅、天然生成的仙人洞，风光无限，要想领略到最美的胜景，就必须不畏艰险，勇于攀登。特别是在人生的旅途上，当受到挫折身处逆境时，应当具有这种一往无前、百折不挠的信心和勇气。毛泽东揭示哲理，因事而言，没有抽象的说教，自然贴切，令人信服。

天趣 毛泽东以他独特的审美感受，描绘大自然，讴歌大自然。看“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想“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把“江山如此多娇”凝练成一幅幅秀美的画卷。当我们读到“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句子时，仿佛感觉到宇宙间万千事物与我们共呼吸，同依存。当红军将士经过殊死搏斗占领娄山关后，诗人并没有直接用诗的语言反映当时的喜悦

心情，而是投入了一个“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意境中。色彩鲜丽，景象壮观，情景交融，感染力强。毛泽东对这两句诗颇为得意，这是他在战争中积累了多年的景物观察，当战争胜利的场景与自然景物突然遇合时，心底涌动的诗句。没有推敲之苦，没有苦吟之累，恰似“佳句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五、毛泽东诗词的文化地位

毛泽东是一位才华横溢、气魄宏伟的浪漫主义诗人。郭沫若曾称他“是最伟大的一位浪漫主义者。”“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这些写于1959年的诗句，是毛泽东正在付诸实践的政治理想，他用诗化的语言，为理想社会涂上了一层理想化的浪漫色彩。

毛泽东诗词是他最富有个性的文化创造，许多难以在会议上、文章里、指示中所表达的思想，他运用诗词这种手段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如果按题材分类，可以划分为咏物诗、友情诗、悼亡诗、山水诗、爱情诗、爱国诗、军旅诗、叙事诗、咏史诗9种类型。诗人的气质与广览博学，形成了他意境瑰丽、气势磅礴的诗风，解读时焉能不为之感染心动。

毛泽东诗词对中国人民革命产生过巨大的指导和鼓舞作用，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我们应当科学地评价毛泽东诗词文化的文化成就，评价毛泽东诗词文化在中国诗史中的文化价值。毛泽东把诗人的目光，诗人的襟怀，诗人的才学，诗人对社会的理性认识，扩展到了前无古人的文化境界。

毛泽东诗词反映了一个新时代的文化，这是人民革命的时代，创立了一个新风格的文化，这是现实主义的诗词风格。在他的笔下，发前人之未发，吟前人之未吟，上可包举宇宙，下可激扬山河。凡是读过毛泽东诗词的人，无不为他那丰富的想象、豪放的气势、婉约的情怀、雄浑的格调、高远的意境所折服。毛泽东最

突出的性格特点，就是永远地不安于现状，永远地追求着新境界。因此，他创作的每一首诗词都立足现实，但却闪烁着一种理想的光辉，充满着对理想境界的执著追求和热切希望，成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范。

郭沫若曾评价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同时又是伟大的作家、诗人。他的理论文章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和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一样，其中包含着很多文学的成分。但是，毛泽东同志并不仅仅写作理论性的文章，他近年来正式发表了十九首诗词，更使中国的文学宝库增加了无比的财富。我自己是特别喜欢诗词的人，而且是有点目空一切的，但是毛泽东同志所发表的诗词却使我五体投地。”1964年3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郭沫若集毛泽东诗词句的对联：

换了人间，百万工农齐踊跃；

太平世界，六亿神州尽舜尧。

柳亚子先生在唱和《沁园春·雪》时，曾这样评价毛泽东诗词：

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

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牢骚。

更笑胡儿，纳兰容若，艳想秣情着意雕。

在中国古典诗词文化的永恒长河中，毛泽东写下了一段包含着无限意义的篇章。特别是其中的佳作，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特定时期我们民族的理性、情感、思维、行为和价值取向。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对毛泽东诗词的学习、研究，在现在和将来都应当始终继续坚持。作为一份超越时空氛围的精神遗产，毛泽东诗词已经转化为赋有价值形式的文化符号，积淀于诗坛，积淀于人民的寄托之中。唐诗宋词为那个时代的人民获取了无限的荣誉，毛泽东诗词文化则在“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心中树起了一座宏大的丰碑。

1993年12月26日初稿

2003年10月9日定稿

請言志
元月

